

「格·致」文库

梦里家山

林
鹏
著

团



北京文艺出版社
BEIJI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梦里家山

「格·致」文库

林
鹏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家山 / 林鹏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78-4017-0

I. ①梦…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042号

书 名 梦里家山

著 者 林 鹏

责任编辑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5

字 数 84千字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17-0

定 价 21.00元

1	童蒙忆零
9	南管头人
15	马义之的文昭关
26	“金包公”传说
34	涿州行
38	傅山与交山义军
49	傅山的时代及其风格
60	紫塞雁门
65	狂草狂言
75	艰难与独特 ——回忆王莹
82	荷花的品格

88	回忆李玉滋
94	纪念王朝瑞
97	秦始皇论
102	《咸阳宫》新版后记
105	窦大夫祠观感
110	战壕里的民谣
113	回忆樊金堂
123	蒙斋遐想录

童蒙忆零

一

南管头村北头我们张家的老宅，现在还在。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是老大。老宅前后两个小院，分给了二叔和三叔。我们分了一个场院。在这个场院里，我们家极不顺利，我的一个小弟弟和我母亲在这里相继去世。有人说这宅子不吉利，我父亲一怒之下就把它卖了。卖给了同姓的一个叔叔，张海子叔叔。

前几年，有一次，我和我弟弟林鸿到老宅子去看了看。我们兄弟二人就出生在那小南房里，现在已经拆了。我弟弟林鸿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心中却有许多感触。

正房是两屋，破破烂烂，因为被日本鬼子烧过，后来几次翻盖，型制甚至尺寸，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是屋前那个台阶还在。从前是一个五级的台阶，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两

三岁吧，我在这台阶上玩，玩着玩着就滚下去了，一直滚到院里。我坐在地上向上一看，看见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正在望着我笑。我想哭，可是看见母亲亲切的笑容，我就不哭了。这是我平生的第一个记忆。这记忆是如此牢固，致使我长大后每次看见这个台阶总是想起我一滚到底和母亲的笑容。这个笑容是如此难忘，可以说铭记心中。

1952年7月，在朝鲜开城前线，平白无故忽然给了我一个处分，一撸到底，成了新战士。“三反”运动中说我是“思想老虎”，这本身就非常荒唐，周围同志们都非常惊讶。后来处分下来，同志们更是惊讶无限了，明摆着这是欺侮人。我想去上级部门告他去。于谦是我的好朋友，他再三劝我，我打消了告状的念头。

一天夜里，我忽然梦见了我母亲的笑容，这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我的母亲去世已经十个年头，这熟悉的笑容出现在梦中，给我震动不小。这是天命吗？是天意吗？是母亲的在天之灵正在昭示着我什么吗？或者这仅仅是我的灵感吗？我不迷信，但是，这是事实。我想，看来于谦是对的，老老实实忍受吧。我们乡间有句俗话：“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我想我能熬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接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安

慰我，希望我沉住气，渡过难关，眼光放远点，等等。话说得非常好，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姑娘，某师的宣传队员写给我的。她知道我会猜到，所以她不署名。后来我给她回了信，也没有署名。我不署名，是因为我背着一个处分，再来个“非法恋爱”，那可受不了。这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叫李忠葆。她是合肥李氏，论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孙女。

在通信以前，我们曾经见过面。老耿领着她和谢江来看我，老耿说：“老林，把你的糖拿出来招待客人吧。”那天吃的糖叫“小人酥”。我们后来结婚，李忠葆给我生了二儿一女共三个孩子。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还记得在开城前线，你和谢江来看我，吃我的‘小人酥’，你吃了几块？”她说：“不记得。”我说：“你吃了三块，所以后来给我生了三个孩子。”她惊奇地说：“是吗？这是真的吗？”我极力说明这是真的，她认为这大概就是天命吧。其实这所谓天命是我瞎编的。我拿出糖来请人吃，同坐的好几个人，我不可能数着某人吃了几块。但是，我的妻子还是相信了，“这是天命啊！”

因为收到她第一封信，和我梦见母亲的笑容，差不多在一个时间段里。这个地点，我记得清楚，开城北边一个名叫马蹄洞的小山沟里。有一天，心绪烦乱，不能入睡，我就起来，站在防空洞前，望着东方鱼肚白的天空中，渐渐地泛起朝霞的火

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我看到那非常好看的朝霞颜色的时候，我突然落下泪来。也许我忽然想起了老宅子房前的那个我曾滚落下来的台阶吧，难忘的那个台阶哟，还有母亲的笑容……

二

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的曾祖父名张旭，号张老化。我没有见过他的面。我小时候，我的曾祖母，我们叫老太太，还在世。她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乱蓬蓬的老太太，我有点怕见她。她晚年就住在上房（西屋）的北里间。到了晚上，她要吃一个柿子，我奶奶就叫着我的小名，给老太太端一个柿子去。我就用一个小瓷碟子，里面放一个柿子，给老太太端进去。天黑了，奶奶就让我去给老太太点灯。我就用一根麻秆在灶膛里就火点着，想进去把老太太窗台上的油灯点着，当时的我大概也就是五岁吧，记不清了。我想，老太太的油灯就放在窗台上，我见窗户上有破的地方，心想，我从外面顺窗户的破洞，把点着的麻秆伸进去，就可以点燃里面的油灯，谁知油灯没点着，我把窗户点着了，火苗忽地升上房顶……

这时候，我奶奶、我娘、我二婶子正在外间靠南边的大炕

上说闲话，看见起火了，她们三个一齐扑过来，急忙从水瓮里面舀水泼灭了窗户上的火。火被扑灭以后，我奶奶吓坏了，浑身在打哆嗦，我娘要打我，我奶奶不让，说：“还小呢！”

这是我平生第二个记忆。这件事情，差点没有把房子烧掉了，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令我毕生难忘。这是我平生干的第一件蠢事。长大以后，也经常干些蠢事，每次都是让我想起这件隔窗点灯的事情。它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典故，一个我自己的典故。

三

我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爱头痛。有一天，奶奶备好我家的小毛驴，她骑在驴背上，让我骑在驴屁股上，嘚嘚嘚，往北走，过了北管头，就是画猫儿（地名），然后就到了河水拐弯处的只有一家人的一个小庄子。这地方叫姑嬷峪。姑嬷峪这家人家姓石，老汉叫石老英，是远近闻名的厨师。十里八乡谁家红白喜事，就请他去，大勺碰小勺，叮当一响，这就成了个席面。

我们去这天，石老汉不在家，家中只有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仿佛跟我奶奶很是熟识，她们说道了一阵子。那老婆婆就领着我们顺着那西沟往山上爬，爬了好一阵子，我都累了。在山

坡的右手，看见一个小山洞。那老婆婆就蹲下身去往里面爬，我奶奶和我也就跟着她往里爬。这就爬进了一个小山洞。那老婆婆划根火柴，点着了一个小油灯。这时我看见这山洞几乎就像一个小团标房子一样，一旁有一个石台，上面放着那小小的油灯，灯旁边有一个小香炉，香炉后面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神像，也没有什么牌位之类。这时我看见那老婆婆点着三炷香，恭恭敬敬把香插在那小香炉里。她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说的什么，然后她磕头，我奶奶和我也跟着磕头。磕完头，又跪着听她祷告。过了一阵，那老婆婆把一点点香灰什么的，用一小块黄表纸包起来，郑重地交给我奶奶，之后又磕头，磕完头就退出那个小山洞。然后下山，骑上毛驴回家。回到家我奶奶用一碗凉水，把那香灰一冲，让我喝下肚里。不知为什么，我的头痛就真的好了。

没想到从山洞里讨来的仙药竟然会这么灵。我问我奶奶：“那是什么洞？”

“狐仙洞。”她毫不在意地说着。

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我极力回想，那年我可能是十岁，或者说十岁左右。我仔细地推算过，1939年阴历五月发大水，这年的秋天我们家分家。这事情是在发大水后，在分家之前。这么算下来，我那年是十一岁，虚岁十二岁。过了两年，1940

年大扫荡，我生了一场病。1941年夏天，病好后，我去高小上学。易县全县有两个公费生，我是一个。因为边区精兵简政，公费生取消了。我因为交不起伙食费，高小不能上了，我哭了。那时的高小校长姓刘，对我说：“不要哭，有办法，你到三中去吧。”我说：“行。”当时的高小在裴庄，而晋察冀边区第三革命中学在岭东，相距三里路。刘校长亲自领我去三中。好像刘校长跟三中的教师们很熟，也经过一个简单的考试，我就进了三中的第三大队，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队。

第二年，1942年秋天，我奶奶去世。又一年，1943年，我母亲去世，不久我祖父去世。这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候，我家有三个老人去世，我们家就算败落了。

后来就是艰难的抗日战争和残酷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立即又开始了朝鲜战争，可以说战争不断。

1952年7月，在朝鲜前线无缘无故给了我一个处分，我开始头疼，这回是偏头疼，疼得很厉害。那时候前线连个止痛片也没有，就这么忍着。我想，这是在异国他乡，若是在老家，说不定我就要到那个狐仙洞去求药去了。这种想法非常强烈，所以忘不了。后来，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老家，同我父亲、我二弟和侄子们闲谈时，说到这个狐仙洞，他们都说，那地方没有洞……

“没听说过……不可能。”他们都这么说。

我极力辩解着，我去过……他们只是笑。

确实有个狐仙洞，无奈他们硬不信。我要求我的侄子们陪着我去那山上拜访那小小的狐仙洞，他们笑着说：“甬去。我们从小在那一带山上砍柴火，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狐仙洞……哈哈……”

没有办法了。我散步时，常常去羊栏山的路口。有一次，我决心上去，到羊栏山后的叫做老车沟的东山去，我的狐仙洞就在那一带，我能找到它。爬了一阵，山很陡峭，没有路，我一个人有点害怕，就返回来了。我坚信那个狐仙洞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所谓狐仙，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倒希望它有。

如果真有狐仙这东西，它应该还记得从前那个爱头疼的小男孩吧！

2003年7月9日于南管头

南管头人

我出生在狼牙山镇南管头村北头，张姓。

南管头地处五回岭古道之上，《水经注》中多次提到五回岭古道。有文字记载的，《史记》，秦始皇十八年（前 229 年）攻邯郸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代在蔚县。到二十四年（前 223 年），代王嘉联合燕国抗秦，他就是走的五回岭古道进入燕国。他的军队在画猫儿这个地方，与秦将王翦遭遇发生激战。于是这一段河水就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乱营河”。这段河在南管头北边一里地。赵王嘉在这里战死，他就被葬在他战死的地方，后人称“王子坟”。王子也，不是国王的儿子，只是有点贬称的国王而已。（详见寿鹏飞编著《易县志稿》）

南管头在狼牙山南，山南向阳，民性刚，山北向阴，民性柔。以恒山山脉东端而论，战国末，山南出了荆轲和高渐离，山北出了个王次仲。王次仲是创造隶书书法的人，也是反秦的

英雄。南管头人老实，在村里，人们喜欢钩心斗角，出了村，却是老实疙瘩。南管头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都非常老实正派，对革命忠心耿耿。张庆源、李德明、李登隆、李登经……

南管头没有出过举人、秀才之类。从前在科举时代，有人中了举要在大门前立个旗杆。在我们那一带山村里，没有一杆旗杆，可见没出过举人。没有举人那就谈不上进士了，所以南管头没有出过封建官僚。村里倒有贫富之分。说到贫富之分，大概上古就有。古书上说：“象曰：……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栖。”（《孟子》）可见是有富有贫，有私有财产的。

南管头在土地改革中（1947年）出了一家地主和几家富农，不过这种地主富农，不同于山外良田千亩雇工数十的地主富农，充其量不过就是几十亩地，十来间房，两个长工，相比之下生活比较好过一些罢了。从太行山到吕梁山，在这一片广大的山间村落，这种吃糠咽菜的地主富农多得很。正是他们，苦巴苦业地供自己的子弟们出外求学，当然都是洋学堂。正是这些洋学生们发动并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

南管头在抗日战争中，出了一位有名的烈士，他叫李君玉，易县至今有一个村子以他的大名命名“君玉村”，在紫荆关

附近。这位英雄出生在南管头的一家地主家里。烈士的遗孀和一个女儿，土改以后，头上顶着地主婆和地主子女的帽子，受了不少窝囊气。阶级斗争嘛，能有什么办法？李君玉的一个战友姓杜，后来做了保定地委书记，经他三令五申，“文革”前才给李君玉的遗孀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种种往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有识之士就商量着给李君玉立个碑。李和平大声疾呼：“这是拨乱反正的大事！”虽有张林鸿、李和平、李庆宇等人的呼吁，二十年不见动静。没有人明确反对，可是就是干不成。“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包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近几年，人们的生活好了，村里是一派兴旺的景象，领导班子也是一换再换，村民看到这件事应该办了。村支部和村委会决定要办此事，新支书李占军上台，毅然决然着手办理。他请我写碑文，我的碑文是这样写的：

民族英雄纪念碑

抗战先烈李君玉（原名德润）乃南管头乡绅李凤阁之子，李德鑫之弟也。君玉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二年出外求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军兴，奔赴

前线，一九三九年任龙华县抗日政府民政科科长，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诸多贡献。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与日本鬼子遭遇，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边区政府为表彰君玉的功绩，决定命名其牺牲地为君玉村（现在紫荆关附近）永为纪念。此乃南管头之光荣也。

当此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南管头村民特建此碑，并邀请张林鹏撰写碑文，用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公元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投降日立石

碑料用满城的青台，并请保定高手汪双喜镌刻。狼牙山镇党委非常支持此举，党委出钱建了一个漂亮的碑亭，碑亭就建在南管头后坡高处。南管头的老革命、李君玉的堂弟、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利化（原名李德明）题写楹联，文曰：“天地有情留正气，江山无恙慰忠魂。”利化是著名的书法家，曾经任黑龙江省书协主席。这副楹联写得非常优美，为碑亭增色多多。

揭幕式上来了很多人，县委宣传部部长讲了话，镇党委书记讲了话，最后欢迎我说两句，下面就是我的即兴发言：